



电影文学剧本

杨延晋 薛 靖 著

苦恼人的笑

中国电影出版社

5.7

内 容 说 明

本剧描写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某报社掌握在野心家、骗子手的手里，他们逼迫记者在报上写假文章骗人，不许说真话。一个普通的正直记者傅彬对此感到困惑、不满，并且起来反抗，最后却遭到迫害——被捕。

本剧采用散文式的结构和较新颖的手法，表现一个记者的遭遇和命运，苦恼和欢笑；同时揭露了社会上骗子手的丑恶嘴脸，抨击了为保全自身的安全而不惜背叛友谊的两面派人物。剧本具有独创的风格。

苦恼人的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frac{1}{2}$ 字数：60,000

1980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10061·346

定价：0.29元

写在前面的话

在“四人帮”的艺术里，只有两种东西：要么是神，要么是鬼。但神和鬼，在现实世界里都是不存在的。无怪乎人们对那种虚假的艺术百厌不看。

《苦恼人的笑》最初的故事，就产生于那个时期。我们力图表现出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和命运，苦恼和欢笑。主人公既然不是头罩灵光圈的英雄，自然入不了“正册”。当时只能作为口头文学，在朋友中间讲讲。

今天，当它有机会跟更多的人见面时，我们也尽量恪守初衷，力求回避一切虚假的矛盾冲突，也不采用传统的戏剧结构，宁可显得平淡无奇，只求达到表现出：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

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但愿能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作一些探索。这是我们主观上的一些想法，至于实际上做得怎么样，还求艺术界的前辈和同志们教正，也希望与看到这个本子的朋友商讨。

1 片头

五光十色的光斑，在海面上颤动，闪烁。出现字幕：

这个故事描写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象生活中的你、我、他。

渐渐响起城市街道上各种真实的嘈杂声……

2 滨海大道

傅彬和妻子去上班，牵着小女儿的手，沿着海滨的铁栏杆走来。他们生气勃勃的目光，四下望着——

逆光的人流，车流，树木的流，生活的流……

他们走过售报亭，看着人们争购刚出版的报纸。

他们走过阅报栏，看着人们争阅当天的新闻。

他们走到路口，挥手告别。

傅彬看着妻子领着小女儿穿过被红灯切断的车流后，转身，踱向阅报栏。

越过阅报栏前济济的人头，一眼便可看见《滨海日报》四个大字。

阅报的人们专注的神色，有人赞许地点着头。镜头焦点移向后景——傅彬正观察着这些人的表情，满意地轻轻舒了口气。这时，他似乎感到了马路对面的目光，就扭过

头去——

妻子正凝神看着他。

他不解地微微挑了一下眉。

妻子还在凝神注视着他。

他好象一下子回想到了什么，笑了。

在充满了蓬勃的生气和喧闹的声响的大街上，只有他们静静地对面站着，相互注视着。

现实中的一切声音，突然都静下来。

在目光来回的折射中，响起了他们内心的声音——

傅彬的声音：“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妻子的声音：“我喜欢你的眼睛。”

傅彬的声音：“眼睛？我的眼睛并不好看……”

妻子的声音：“可它们是诚实的。”

.....

现实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妻子甜甜地一笑，俯下身来，让小女儿向爸爸挥手。

傅彬目送她们消失在人流中，悠然地在人头济济的阅报栏前徘徊了一下，点烟，伏身在海滨的栏杆上……

3 傅彬内心的叙述

傅彬头和肩的背影。远处是闪光的海。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

傅彬的声音：“是啊，现在人们可以诚实地生活，诚

实地工作了。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努力。因为现在是春天，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镜头越过傅彬的背影，推向波光粼粼的大海……五光十色的光斑，在颤动，闪耀。

傅彬的声音：“可是在冬天，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就不这么容易了……”

随着这声音，光斑渐渐消失，大海渐渐暗淡，渐渐显现出傅彬暗淡的脸，苦恼的表情……他默然地站在海滨的阅报栏前——空无一人，报纸的一角在海风中飘摇……

傅彬现在的声音：“那时候，‘四人帮’控制了报纸，用各种办法逼迫我们记者写造谣文章……那真是一个令人苦恼的冬天啊……”

镜头缓缓推成傅彬的带着苦恼笑容的特写——定格。

在这个定格画面上，出现片名字幕：

苦恼人的笑

4 报社编辑部

一双手撕去一张办公桌上的封条。两个戴柳条帽、穿翻毛皮鞋的人，正在把抽斗里的东西，扔进一个麻袋。

傅彬站在一旁看着。

李记者在对面一张桌子上埋头写稿。

这几个人的脸上好象都没有什么表情。

戴柳条帽的人很熟练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提着麻袋，转身走了。等他们刚走出门口，李记者就站了起来——

李记者：“欢迎你。我前几天就听说你要从干校回来了。报社里实在很缺你这样的快手。……”

傅彬对李记者的热情简直没什么反应，他的注意力始终放在那张刚刚启封的桌子上。他慢慢地走过去。

李记者：“这是你的前任，因为……因为某种原因，三天前被带去审查了。两个月来，你已经是这张桌子的第三个主人啦。”

戴柳条帽的人虽已远去，但走廊里的脚步声，仍清晰可闻。

傅彬心绪不安地在桌前坐下。

李记者显得轻松的口气：“你晒得黑多了，好象也年轻了……你看我呢？”

傅彬：“你还是那个样子……在任何环境中都生活得很好。”

李记者苦笑了一下：“倒不如说，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去适应任何环境。你说呢？”

傅彬：“……”

李记者把照相机和采访手册递到傅彬面前：“在开始工作以前，作为老同学，我要给你一个忠告：现在是非常时期，还是小心为妙。”

傅彬思忖着他的话，无意地开动抽斗……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镇纸用的陶制罗汉头像。

李记者：“这是他用过的……希望我们坐在一起共事的时间，能比他长一些。”

傅彬玩味着罗汉头像，苦笑了一下，把它放在桌面上。

傅彬慢慢关上空抽斗：“……试试看吧。”

罗汉头像的特写：一半表情是笑，另一半表情是哭——啼笑皆非的脸。

5 陷入苦恼的傅彬

枯黄的梧桐树叶，纷纷飘落……（音乐起）

傅彬的画外音：“就这样，经过了几年的干校劳动之后，我又开始了记者生涯。不过，由于当时的环境，这种我原来觉得很愉快的工作，已经变成了一种苦恼的生涯啦。”

风，卷着地上稀疏的落叶……

画面的一角，开始叠印演职员表的字幕。

傅彬和李记者进出各种各样的门，采访各种各样的人。

李记者不假思索地写着什么。

傅彬面对着空白的稿纸发呆。

傅彬无力地关上绿色台灯，沉重地站起来。

他走出报社大门，沿着高楼耸立、不见阳光的马路走去。

他的脚步，缓缓地在厚厚的落叶上行走。

他沿着夹弄的闪光石路走来，一些人正在忙碌早晨起床后的事情。

他与从一个小横弄中穿出的妻子相遇，接过她手中的菜篮。妻子叹了一口气，两人默默地走去。

初冬的风将树上最后的几片枯叶，吹落在二楼的一个窗台上。

演职员表字幕完。音乐完。

6 傅彬的家

镜头从落着枯叶的窗台，拉进屋内。傅彬的小女儿在窗旁的小床上似睡似醒，大概是在惬意地捂被窝吧？

画外传来一阵“啾啾”声。小女儿狡黠地睁开一只眼看——

窗台下有只小老鼠在窜来窜去。

小女儿轻轻掀开被子，赤着脚下床，顺手拿起一根棍子。

小老鼠窜上五斗橱，在五斗橱上一对精美的花瓶之间停歇。小女儿走过来，举起了棍子……

正准备推门进屋的傅彬和妻子，突然听到屋里传来打碎东西的声响，一怔，急忙推开门。

凌乱的屋间。

地上一个被打碎的花瓶。

小女儿赤脚站在地板上，手里还拿着那根棍子。

“吱”地一声，那只小老鼠从傅彬脚旁溜跑。

妻子严厉地：“这是怎么回事？”

小女儿：“不是我……是，是小老鼠……”

显然是撒谎。

妻子：“还骗人！”

她不知哪儿来的无名火，走上去给了女儿一巴掌。

小女儿“呜呜”地哭了。

傅彬对妻子：“……你现在脾气越来越坏了。”

妻子后悔，但还嘴硬——

妻子：“她撒谎，你不管，还来怪我！”

傅彬把孩子抱到床上，给她穿衣服，哄她。

傅彬：“别哭，乖，爸爸给你讲故事。”

妻子悻悻地：“哼，反正现在撒谎也是家常便饭啦。”

傅彬听出了妻子是在刺自己：“什么？……”

妻子：“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女儿。”提篮进厨房去了。

傅彬觉得耳边霎时响起了印刷机的铿锵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

小女儿的画外音：“爸爸，你讲故事嘛，讲啊。”

傅彬：“讲，讲。”有口无心地说，“从前，有一个放

羊的孩子……”

傅彬的脸渐渐模糊……

7 傅彬讲故事时的联想

随着傅彬漫不经心的声音，他脑海中出现的联想画面，逐渐清晰——

联想画面

报社走廊。一个戴袖套的人，抓着一把清样，以疯狂的速度奔向排字间。

排字间。一双双灵巧得出奇的手，将铅字排进格子，象鸡啄米一样。

印刷车间。带着轰鸣声的巨大黑色印刷机，吐出一张张《滨海日报》。

传送带飞快地送出一捆捆报纸。

报纸批发处。一捆捆

画外音

从前，有一个放羊的孩子，觉得一个人在山上放羊怪闷得慌，就在山顶上大喊：“狼来了！狼来了！”

在山下种地的农民伯伯们听见了喊声，急忙提着锄头跑上山来。

可是，山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狼。农民伯伯们都生气地走下山去了。

第二天，这孩子又在山顶上喊：“狼来了，狼来了！”农民伯伯们想：

报纸被抛进邮政车。

邮政局分发处。一辆
辆自行车载着报纸驶向四
方。

某机关。一个人无表
情地读着报，其他人各做
自己的事情。

某家庭。老奶奶用刚
到的报纸剪鞋样。

售报亭。卖报的老头
在无人问津的报纸堆中打
盹。

阅报栏前空无一人
……

也许，这回狼真的来了，
快上山！他们就又提着锄
头拼命地跑上山来。

可是，这回还是没有
看见狼的影子。

（停顿片刻）

小女儿的画外音：

“爸爸，你讲啊，后
来呢？”

爸爸的画外音：“噢，
噢……”（继续）

后来，狼真的来了。

那个放羊的孩子吓坏
了。他拼命地大叫：“狼
来了！狼来了！”

可是，谁也没有跑上
山去，谁也不理这个撒谎
的孩子啦。

8 仍然是在傅彬的家里

傅彬的脸渐渐清楚，小女儿在一旁低头不语。

傅彬喃喃地：“谁也不理这个撒谎的孩子啦……”

正从厨房里走出来的妻子，听见了这句话。丈夫的神态使她感到有些难受。

傅彬正在给站在桌上的女儿系鞋带，妻子有些感情冲动地走过来，从后面将下巴搁在傅彬的肩上。

妻子轻声地：“原谅我……我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近来脾气越来越坏……”

傅彬闭着眼，露出一丝体谅的微笑……

妻子：“我知道，你又分配做这个工作。你心里很……换了我，我更受不了……”

傅彬：“唉！”

妻子不愿意勾起丈夫更深的苦闷，她站了起来……

妻子故作轻松地扬扬手里的报纸，学着傅彬的语调：“谁也不理这个撒谎的孩子啦——可是，我现在还得去给学生们读报上的文章。哼，交白卷的英雄，还有吃白饭的教授……”她撇撇嘴，“有什么办法呢？……”

窗外传来里弄大嫂的画外音：“二十一号，电话！”

9 傅彬从窗口探出身来

（从楼下往上拍，里弄大嫂的背影）

里弄大嫂：“报社来电话，说有紧急任务。”

傅彬从窗口探出身来。他耷拉着脑袋，愁眉苦脸地拿起上衣。

里弄大嫂同情地摇摇头，深叹了一口气……

10 某工厂巨大的锅炉间

镜头对着一个正在铲煤的工人模样的人，闪光灯迅速地闪亮。那人回转身来，伸出一只手拦住整个镜头。

工人模样的人的画外音：“停下！”

李记者和傅彬不解地从取景框上抬起眼睛，旁边的主编也愣住了。

工人模样的人：“我找你们来，不是为了给我拍照。你弄错了，主编同志。”

一个一看便知是个秘书的人，走到工人模样的人身边。

秘书：“宋书记，市里请你回去开会。”

正在劳动的宋书记，点了点头，把煤锹放在一边。

宋书记态度谦和地对两个记者：“我找你们来，是为了告诉你们，医学院今天上午有一场考试，很精彩的考试。你们应该去采访一下。（严肃地）目前的斗争，很需要这方面的报道，必须尽快见报。（换了商量的口气）可以吗？”

主编急忙应承：“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宋书记对两个记者，诚恳地：“我并不是批评你们。要永远把镜头对着基层，把胶片省下来留给群众。”拍拍傅彬的肩头，“咱们认识了，好好干吧。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嘛。”

11 医学院附近的电车站

傅彬和李记者挤下电车，匆忙地向医学院大门走去。

12 医学院大楼的楼梯口

傅彬和李记者走来，正不知往哪里走……

这时，一个老头拿着扫把和簸箕，从楼梯间走出来。

傅彬：“请问，考场在什么地方？”

老头扫了他们一眼，语气有些生硬：“跟我来。”

两个记者跟着老头拾级而上。

13 空荡荡的大厅

大厅的墙上还残存着一些墨写的痕迹。

老头脸上有一种叫人说不出的神色。他指了指大厅深处的一扇白色的门——

老头：“那边就是。”

傅彬：“谢谢。”

老头象是没听见似的，转身径自走了。

傅彬和李记者在大厅里穿行。这里，那里，或站或坐地散布着一些老人，他们默默地，谁也不说话。

整个大厅里也飘浮着一种叫人说不出的气氛。

傅彬和李记者面面相觑。傅彬禁不住回过头去看看那老头——那老头正拎着扫把和簸箕，走进大厅旁的一个厕

所……

14 大厅旁的一间厕所里

老头走进来，与一个拄着拐棍走出来的高大老者相遇，对视片刻，好象要说什么，但终于默默地擦肩而过。

这时，一个腿长得很短的人跑来，对老头喊——

腿短的人：“喂，你！”

15 考场内

十几个人，围坐在一些摆成圆弧形的长桌后面，正在考一个女学者。坐在中间的主考人，不耐烦地翘着短短的下巴。

李记者坐在圆弧形的末端。大约因为长桌后面已经没空位，傅彬只好坐在一把靠窗的椅子上，拿出笔，准备速记。

主考人极力忍耐的口气：“……嗯？”

女学者：“……这个题目，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是搞生物学的。”

主考人文质彬彬地：“可你是个博士。博士嘛，应该什么都知道。”

女学者：“……”

主考人：“那么该给她打几分呢？……”转向旁边的人，“你们说？”

主考人旁边一个叼香烟的人，向空中吐了一个烟圈。

叼烟的人：“零！”眼睛看着空中扩散的烟圈。

一阵嘲笑声。

主考人无精打采地：“下一个。”

带有墨写痕迹的白色的门。

画外传来等待的、无聊的低语声。

门开了，那个先前拎扫把和簸箕的老头走进来。

傅彬脸上显出困惑的神色。

主考人对叼烟的人耳语了一句什么，仰坐在椅子中的
叼烟的人兴奋起来。

老头环视着弧形长桌后面坐着的人。

主考人事务性地：“你的专业？”

老头：“外科。”

傅彬感到意外的脸。

主考人：“过去的职称、级别？”

老头：“一级教授。”（语气中并没有自卑与胆怯的
意味）

傅彬惊异的脸——这实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仔细地
注视着这个教授。

教授的脸上似乎增加了一种先前没有的气质——噢，
是自尊。

主考人商量的口气：“你希望我们今天考你些什么
呢？”略带讥诮地，“我们总不能拿一个活人让你来开刀